



①

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

主编 杨晓敏

# 奸细

孙方友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与《小小说选刊》共同打造  
三十年精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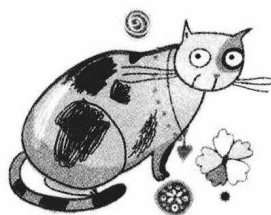
孙方友是国内笔记体小说名家，其“陈州笔记”系列曾屡获各级文学类大奖。《奸细》以其近年来创作的笔记体传奇小小说精选而成，人物传神，故事精彩，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

主编 杨晓敏

# 奸细

孙方友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奸细/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10

(中国小小说名家文集/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765-559-6

I. ①奸… II. ①孙…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9159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mailto: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72 000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录

### 第一辑

- 002 陈州银号
- 006 陈州影戏
- 010 陈州金店
- 014 陈州唢呐
- 018 陈州鞋店
- 022 陈州五鬼
- 025 陈州药店
- 029 陈州饭店
- 032 陈州烙花店
- 036 陈州古董行

## 第二辑

041 瑞竹堂  
046 三不见  
051 龙泉剑  
054 王子由  
057 竹斐园  
062 杨纯斋  
067 陈哲儒  
071 霍大道  
076 伊文成  
079 易连升

122 童票  
125 商幌  
129 鳖厨  
132 奇珍  
137 名优  
141 功名  
144 花杀  
148 贵妃  
151 贵妇

## 第三辑

084 黑店  
087 逃犯  
092 文庙  
095 宋散  
099 蓍草  
102 奸细  
104 墓谜  
107 怪医  
110 宝簪  
114 宝珠

## 第五辑

155 丁济一  
158 陈州莲  
161 女保镖  
164 举人坟  
166 红绣女  
169 麻祖师

## 第四辑

118 吕娘

第一辑



## 陈州银号



很早的时候,赵祥在周口“和顺”银炉学铸银。由于他同经理王星元是亲戚,经常受托代办银炉业务。当时大量沪盐进入中原,盐业每天都有大批课银铸成元宝交送银行。赵祥在代办银炉业务中就显示出了他的手艺和才能,受到周口银庄掌柜的赏识,应邀到陈州开办银号,为银庄铸银。后来,赵祥又通过周口银庄掌柜结识了陈州金融界名人董宪兴和陈州政界一些要人,建立了“益宛”银号。

赵祥给人的印象是性格耿直,平时向不负人,兴办“益宛”,实现了他的夙愿。他首先通过提高铸银质量,建立信誉。在他亲自掌握下,“益宛”铸宝的质量是当时陈州、周口多家银炉中最好的一家,争得了大量的铸宝业务。据说,“益宛”当时在陈州开五盘银炉,每盘每日铸银三千两,总计每天铸银达一万五千两以上。除获取加工费外,还有过往银贷出的利息,获利很是可观。

不久,赵祥就成了陈州首富。

铸宝,就是将零碎银铸成元宝,八两、十六两、三十二两、四十八两不等,便于保存和流动。“过往银”是一种时间差,如你铸三千两银,本可当天取货,但不让你取,说需三天方可铸好,于是,三千两银便可放贷两天。也就是说,过往银如水般从银号里流过,总要沉淀一些东西。这“沉淀”二字,就是银号所赚了。

“益宛”银号发财快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干黑活。

所谓“黑活”,多是指匪或盗偷取官府的银子。一般官银,上面多打有戳记,多是赈灾或兴修水利的专用银,就是盗得也不好在于市面上流通。为把死钱变活,强盗们就寻银炉把银翻铸一回,由大变小。这种活儿很危险,抓住了要与匪同罪,一齐掉脑袋。但抓不住就可以暴富。因为这种银利大,一般都是“三七”开。当然,官府也不是吃干饭的,一旦发现银库被盗,首先要查周围的银炉,警告银匠们要严防有人来铸官银,知情不报者,斩!

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如此,仍有人铤而走险。

赵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赵祥干黑活有三条规矩:一是不铸“热银”,意思就是刚盗的银子险大,价儿再高也不接活。二是不小打小闹,也就是说点点滴滴的他不干。他说铸十两是杀头,铸万两也是杀头,何必小打小闹地惹是非?这是拿性命做赌注的险活儿,决不能儿戏。三是干活认人,专挑那些有本领的江洋大盗,而且人数极有限,怕的是事情败露后受到株连。原因是人少易保密,属单线联系,加上大盗有大规矩,虽不英雄也不豪杰,但讲义气,不会轻易供出帮助过他的人。

经常让赵祥铸银的有一个姓林的大盗,叫林豹子。林豹子专偷官府,盗得官银之后并不急着出手,多是等到风头过后再让赵祥重铸。这当然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赵祥也不忌与他合作。

赵祥和林豹子一联手就是七八年。赵祥成全了林豹子,林豹子也使赵祥很快成了陈州首富。只是干这种黑活虽然捞钱快,但毕竟提心吊胆。人穷想发财时可能会不择手段,但发财之后就想当正人君子了。赵祥也不免俗,发财后一心想洗手,当个正经金融家,谋个社会地位。当然,他也十分明白,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解铃还得系铃人。于是,他暗地里与林豹子约会,说了自己的想法,并许诺说如果林贤弟也肯金盆洗手,日后的生活费用全由“益宛”承担。不想林豹子听后冷笑一声,说:“赵兄一直在暗处,发了黑财仍然可以出头露面,出入于上流社会,而我林某从做匪那一天起就没了退路,并在官府挂号已久,就是金盆洗手了仍要东躲西藏,过不得一天安生日子。如若放下武器,等于束手就擒,还不如手中有枪有刀有矛地过个痛快!”赵祥见劝不醒林豹子,只好摊牌说:“贤弟若仍想发黑财,愚兄不勉强,你只有另请高明了!”林豹子也是义气之士,听赵祥要“改邪



归正”，双手一拱道：“既然如此，你就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赵祥见林豹子如此爽快，很是出乎意料，急忙施礼道：“日后贤弟若有用我之处，我定会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就这样，二人分道扬镳了。

赵祥一洗手，心里没有了负担，顿觉处处是阳光，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他很快就当上了陈州商务会会长。不想正在他春风得意之时，突然发生了令他胆战心惊的事。

令赵祥胆战心惊的事情当然还是铸黑银。因为近期官府一连抓住了几个盗贼，这些盗贼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讲义气，而是刚一抓住就供出了当初为他们铸过脏银的银号老板。一时间，血染刑场，让周口、陈州、界首一带的银号老板们提心吊胆，全都变了脸色。

为此，赵祥也就极担心林豹子的安危。当然，为林豹子担心归根结底还是为自己担心。实践证明，林豹子的许诺绝对不可靠，义气这玩意儿有时候只能哄哄三岁小孩儿！因为官府肯定就是专门对付匪与盗的，林豹子不吃硬，官府肯定会用别的办法引诱他！面对金钱、美女、地位，谁敢保证他不说？

想来想去，赵祥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

怎奈林豹子是盗界明星，官府还奈何他不得，想杀他绝非易事。但明杀不得，还可暗杀，只是名人要价高，赵祥找一刺客，那刺客张口就要十万两。为保平安，赵祥咬咬牙，认了。

不久，那刺客就把林豹子刺杀了。

赵祥得知林豹子已死，很是高兴，当下给了刺客十万雪花银，算是两清了。不料那刺客刚走，赵祥又疑惑起来，心想若是这刺客被抓或泄了密，别人一定会问赵祥为何花如此大价要林豹子的头，不用多猜，只一猜便可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若这消息被仇家知道，定会告官，官府知道了，定会怀疑铸银一事……事情一败露，定会得罪林豹子的同伙。若林豹子的同伙得知是我赵祥雇人害的他们大哥，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岂能罢休……

赵祥越想越害怕，觉得虽然林豹子死了，危险非但没解除，反而扩大了事态的发展！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亲手把那刺客杀死方最为保险。主意一定，他就谎说再次雇用那刺客杀一个仇家，约那刺客到一个酒楼谈价钱。当天晚上，那刺客

应约到了酒楼。赵祥包了一个雅间，偷偷在酒里下了毒，给那刺客斟了一满杯。刺客望了赵老板一眼，笑笑，说：“赵老板，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就是不吃回头草，更不敢喝雇主的敬酒，因为怕有人杀人灭口！”

赵祥一听，白了脸色，正要起身溜走，不想被林豹子堵了去路。

赵祥一看林豹子没死，惊诧万分，气愤地斥问那刺客说：“你为什么骗我？”

刺客说：“在这个世上，钱是最靠不住的！”

林豹子笑道：“愚兄太小气，只给他十万两，而我一张口就给了他十五万两！”

赵祥望着那刺客：“真没见过你如此不讲职业道德的人！”言毕，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喝过之后对林豹子说：“贤弟，我是自杀，那钱一定给我，千万别给这种败类。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了，若想让‘益宛’银号红火不衰，这才是最好的上策！你如果执迷不悟，下场肯定不如我！”

赵祥七窍流血，倒了下去。

果然，赵祥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由于赵祥生前一直注意培养儿子，“益宛”生意一直鼎盛如初，不到十年工夫，就成了方圆百里的著名银号。

再后来，林豹子被官府抓获，杀头之后，家中赃物全被没收。一家人被赶出宅院，沿街乞讨……

那刺客像是从中悟出了什么，安排儿子一番，然后就饮酒自杀了。



## 陈州影戏



影戏就是皮影戏,相传产生于东汉年间。汉武帝的妃子李夫人死后,武帝时常想念她。有个叫少翁的人,用剪纸绘画的方法,仿造了李夫人的形象,用灯光照射到布帐上,让武帝观看。武帝看到布帐上的影人,以为是李夫人死而复生,欣喜相见,顿解满腹愁云。为此,还加封了那个叫少翁的人。

皮影戏在唐以前,为宫廷戏。“安史之乱”以后,大量的宫廷艺人流落到民间,也把艺术带到市井。特别是北宋时期,空前繁荣。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又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可见当时盛况。从历史上看,西安和汴京一带皮影戏班较多,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元代时,我国皮影传到欧洲,给 19 世纪末欧洲人发明电影以启迪,皮影曾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祖。

汴京距陈州只有二百多里路,一条官道相通,很早就有了陈州皮影戏班。顾名思义,皮影必须有皮人,一般皮人都是用黄牛皮或驴皮制作的,工艺复杂又简单:先把皮张长时间地放在水中浸泡,再用碱水涤净,刮薄,陈州人称此为“熟皮子”。熟好后,用铁钉张在墙上晒干,熨平,进行雕刻绘制。形象刻出后,再进行

染色和罩油。身上关节部位,都以琴弦串联,颈部和两手用三根细竹操纵,一担戏箱(即一台戏)皮人身子一百多件,人头三百多个,人头可以随时调换,不断变换“演员阵容”。陈州皮人一般身高一尺三寸左右,造型多具北方人的气质,线条粗犷,坚毅有力。根据人物不同身份,也有高低之分,“高生矮旦疙瘩丑”,一般旦角和丑角皮人稍矮一些。人物各部位长短符合自然人的比例关系,叫做“立七坐五盘三半”,动动静静,形象逼真。演出时,一般由七至八个人作场,素有“七忙八不忙”之说。开场后,一人操纵皮人(俗称掌签的),剧中人物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唱、做、念、打,叙述故事,皆由操纵者担任。一台戏,除一个掌签的以外,还有一个副手,称为“贴签”。任务是操纵垫场或白天请神的折子戏。其他人员为乐队伴奏。乐器以打击乐为主,大鼓、边鼓、大钹、小锣、大锣、唢呐皆有。乐队除去烘托气氛外,还要与掌签人“对白”。演出节目大都是唐宋传奇,如《杨家将》、《五虎平南》、《罗通扫北》,等。有时候开了连续剧,能一唱一个月或半年。

明末清初之时,陈州皮影戏更为盛行,据《陈州县志》载,最多时有八十多担(台)。当然,皮影艺人多是农民,农忙耕作,农闲演出。皮影戏的优劣,一是演出技巧,二是掌签人的唱腔,三是皮人的制作水平,四是乐队的干净利索,四者缺一不可。那时候,陈州最有名的皮影戏班是北白楼的白家班。

白家班为“小窝儿班”,“窝儿”就是“一窝儿”,说明了,就是一家人一台戏。掌签人叫白复然,乐队是由叔侄儿们组成,配合得当,尤其白复然的唱腔,一口能出多音,实为一绝。

由于白家班是名班,所以常被大户人家请去唱堂会。一般戏班称衣服为“叶子”,白复然很注重演员们穿戴的“叶子”。因为皮影戏不同于登台演大戏的戏班儿。皮影戏只让皮人穿戏服,演员在幕后,但每逢进出大户人家,穿戴不好是会掉价的。为显出某种实力,白老板给演员们制作了统一的服装,一行几人,穿戴一致,就显得整齐划一,让人悦目,首先赢了第一筹。再加上戏演得好,台上台下皆给人一种“名班”的派头。于是,白家班就慢慢成了陈州城里一种艺术时尚,谁家若让白家班进府唱一回,身价就会高出不少。

所以,前来相请白家班唱堂会的大户人家络绎不绝。

这一年,陈州知县周文曲的父亲过生日,派人请来了白家班。县官的老爹过生日,自然热闹异常,除去白家班皮影戏外,还请了周口赵家班。赵家班是唱大



戏的,近百号人马,光戏箱就拉了几马车。怎奈周知县的老爹下肢瘫痪,有大戏也看不了。万般无奈,周知县就请了白家班,让白家班到老爹的卧房里唱“重戏”。所谓重戏,多是与外边的大戏相配合。外边高台上唱什么,皮影戏就在室内模仿什么。也就是说,开同样的剧目,敲同样的锣鼓。这些都是有钱人家为孝敬老人才想出的招数。人老了,下不得床或出不得门了,晚辈们为表孝心,让老人家高兴一回,与家人同乐一回,于是,就开始了唱“重戏”。这种“重戏”,也唯有皮影戏能够胜任。当然,这也是陈州人的发明,在别处极少见。

周知县的父亲下肢瘫痪已久,上床下床全由仆人侍候。年轻时候,这周老先生就是个戏迷,热戏,至今还会哼唱不少唱段。尤其耳音,很精。他对白复然说,他身残耳不残,一只耳朵听外边,一只耳朵听里面,哪一方唱不到火候都甭想拿到戏钱!接着,由他点戏。可能是长期被圈在房里心里急,老先生脾气变得蛮横刁钻,专点了一出《十二寡妇征西》。此为亮相戏,也就是显示演员阵容的剧目。对大戏来说,这并不算过分,而对皮影戏就有很大难度。首先你要有十二个穿着不同的女人,而且后来又要穿蟒穿靠背虎旗戴翎子,唱功更不能马虎,十二个女人十二种腔调。最难的是最后一场,十二寡妇要全部登台,加上士兵将领,舞台上几乎都站不下。平常皮影戏班是极少开这种戏的,因为操纵皮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掌签的,一个是副手,两个人只有四只手,操纵的皮人极有限。现在周老太爷故意刁难,总不能临阵脱逃,让别人笑话。为此,白复然带全班开了个通宵,集思广益,改装大布帐,幕后改四人操纵,也就是说,一台戏改为两台戏合演,直到让周老太爷挑不出毛病为止。

演出果然很成功,周老太爷不但没挑出毛病,而且被白家班高超的演技陶醉了。周老太爷一陶醉不打紧,寿日过后,他竟要白家班留在府内,要白家班天天为其演出,不让走了!他说他一个人整天关在屋内,太寂寞了!这下好了,来了的一大帮,有男又有女,天天唱着过,快成神仙了!

周老先生高兴,周知县却作了难。老先生要求的一切,虽不算过分,但也不算是件小事情!唱戏容易,重要的是戏钱。一天演三场,一月九十场,一年得多少钱?若是两袖清风,怕是一年的薪水也不够一月的戏钱!如若不唱,家父操劳一生,临老瘫痪,当儿子的如果连这点儿要求也不能满足,怎能对得起父亲的养育之恩?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又唱戏又不打钱方为上策,可白家班会同意吗?

不想没等周知县说出这话，白复然却主动要求送戏，白唱，不要钱，只求管饭，为的就是周老先生的抬举！啥时候周老先生说不愿听了，白家班再走出县衙。

周知县一听大喜，安排下人一定要好生招待白家班，万万不可慢待了。知县看得起，白家班演得更起劲，一天三场，看得周老先生眉开眼笑，食欲大增。周老先生精神一好，就待不住，老嫌屋里憋闷，要求到外边。可戏台挪到外边没几天，老先生又嫌一个人看戏不来劲儿，要求把戏台挪到大街上，让众人都来看热闹，并说唱戏就要热闹，越热闹越好！万般无奈，周知县只好命白家皮影戏挪到大街上唱。周老太爷被人抬到顶台，坐在高背椅上，一见熟人走过，就打招呼让人家来看戏。周老先生是县官的老爹，自然认识的富人多，叫谁谁也不走，不一会儿，台下就站了不少陈州头面人物。周老先生不发话让谁走，哪个也不敢动！周老先生还有个毛病，解手时戏必须停止，直到他问题解决了方能重新开戏。开初，众人对这些还能容忍，认为老先生上了年纪，又残疾，性格有些变态，为着知县大人的面子，也就算了。谁知老先生戏瘾太大，越听越精神，每天如此，就害得众人受不了了。尤其是陈州富人，只要被叫住，必得陪上一场戏的时间。这下就犯了众怒，陈州大户赵家牵头告状，一下禀到京城，周知县就被罢了官。

周知县带着老父亲和家眷离开陈州的时候，白复然领着戏班前来送行。周知县抱歉地说：“白老板，这下我可真没能力给戏钱了！”白复然急忙施礼道：“周大人，当初未及向你说明，戏不是我送的！这一切全是陈州大户赵老爷的安排！”

周知县惊诧如痴，方知自己走进了一个大阴谋！



## 陈州金店



很早的时候，陈州只有一家金店。

陈州虽然只有一家金店，但也是百年老字号，叫汇增金店。旧社会，它在掌握金银行情、制造与销售首饰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汇增打出的首饰，工精物美，花样翻新，镶嵌镂雕，无不巧奇。有一年，袁世凯回项城省亲，路过陈州，陈州知县赠送其一个汇增金店特制的金如意，柄手盘龙，顶嵌珍珠，精致壮观，正中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野心，挥笔给汇增金店写了一副对联：

汇列奇珍夸蜃市

增添藻饰夺龙纹

据传此联在汇增金店门前挂了许多年。

汇增在金银成色上极其讲究，金为足赤，银是纹银，并打有汇增戳记。据《陈州府志》载，当年凡持有汇增戳记的金银首饰，到任何外地金店出卖，即按市价不打折扣收买。汇增还有一项叫座产品，即白银胎制各样首饰，包三层黄金叶子。这种包金首饰既美观又佩戴耐久，三年内不露银地，颇招太太小姐们喜爱。更重

要的是，它物美价廉，不但能走进名门大户，也适应中等小户平常人家。那年月，陈州一带的姑娘出嫁，多购买这种金包银的首饰。“能戴汇增一对环，不要翠华‘一套全’”——就是当时在陈州一带流传的歌谣。意思是出嫁姑娘愿要汇增金店制的一对耳环，也不要翠华制的“一套全”。“一套全”是统称，包括耳环、簪子、戒指、镯子等。“翠华”也是一个金店名称，在周家口。歌谣虽有些夸张，但也可见“汇增”声誉之一斑。

“汇增金店”能有如此声誉，除去老板能干善经营之外，最主要的是有一条既严格又独特的店规。店内不许有家属相联的人同在本店工作，上下一样对待，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包庇、袒护之情。技工必须分类教好工种，耐心带好徒弟，徒工也必须专心学艺，三年满徒要学到一二种技能，并以此评定薪金高低。也就是说，靠人情面子吃饭在店内混不下去，因此才培养出不少能工巧匠。

汇增金店的老板姓叶，叫叶吉。叶吉出任老板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叶吉刚满二十五岁，一看天下要变了，便到北京、天津走了一趟，回来后立志新潮，在陈州第一个剪掉辫子，留了“洋头”，脱下长袍，穿上了西服，很是轰动一时。尤其年轻少老板穿西服戴戒指领带别着金卡的派头，成为陈州公子哥儿们极力效仿的榜样。一时间，前来订货者络绎不绝。

叶吉不但穿着上领风骚，对工艺上也赶新潮。他发现随着时局变化，金手镯已经过时，而且价格昂贵，用金多，曲高和寡，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为弥补金货中的大件，他看上了金项链，便派人到上海华丰金店学制项链，而且鼓励自己的夫人穿旗袍戴项链出入各种交际场合，很快就在太太小姐中掀起一股项链热，使得“汇增”生意兴隆空前。

大概就在这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的统一。民国二年十月六日，他派出军警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他为正式总统，自己独揽行政大权，把进步党人撇在了一边。民国四年八月，朱自铃、张镇芳等伪造民意，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筹备元旦登基，袁世凯派人到陈州汇增金店，要叶吉制造一顶金皇冠。

叶吉带领能工巧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制成了袁世凯称帝加冕之皇



冠。皇冠沿用大清形式,上立一冠桂(即圆柱形的帽疙瘩)是金质的,胫柱盘龙,上嵌大珍珠一颗,精致壮观。皇冠镶嵌镂雕,工艺极其复杂。

皇冠制成之后,叶吉怕出意外,急忙骑快马亲自送往京城。不想袁世凯一看很不高兴,说是大清已灭,怎能再沿用外夷之形式?那时候已时至十二月下旬,袁世凯已接受帝位申令,并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对有功之臣封了官加了爵,而且成立了帝制“大典筹备处”,已决定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只待元旦登基了。可做梦也未想到,皇冠不理想!袁世凯迷信,对什么事儿都忌讳。称帝加冕,皇冠是第一紧要。当初袁世凯怕国人反对他走回头路,龙袍、皇冠均不敢在京城制作。据说他所穿的龙袍是由天津卫某著名服装店承办,早已秘密地织成,全用真赤金丝织成,遍嵌珠宝,其中最名贵的大东珠,则取自清宫内库。仅服装所用的金珠,即价值在十万银元以上。由于其部下对袁世凯登基那天是穿龙袍戴平天冠还是学德、日等国皇帝的服装式样意见不一,虽然袁世凯本人偏向复古,但算起来还是赞成新制的人居多。可袁世凯在朝廷手下点头哈腰多年,一定要过一回穿龙袍戴皇冠的瘾。也就是说,登基那天就是不能在新华宫穿,回到家来也要穿一回!为此,袁世凯制皇冠也是秘密的。他知道,陈州汇增金店的实力和技术,便特意把活儿交给了“汇增”,不想“汇增”技术是一流的,观念却如此陈旧!那时候,距元旦登基大典不足十天时间,差没二派,袁世凯就命叶吉火速再制一顶新皇冠,而且必得在31日夜12点之前送到京城袁府内。

叶吉火速赶回陈州。

因为当时的好马比火车还快,叶吉仍然骑马抄近路而回。不料赶到开封时,天下大雪,黄河结冰,不能行船。叶吉不敢怠慢,又顶风顺河西上,从新乡搭火车到漯河。也可能是天意,叶吉到达漯河市是凌晨3点,大雪一直未停。漯河距陈州还有二百多华里,由于火车不准人畜混装,叶吉的快马在新乡已廉价处理——也就是说,剩下的二百多华里必得雇车或乘船东行。只可惜,沙颍河也已封河,通往周家口、陈州的官道上一片白茫茫,雪落二尺深,不但没车,连马也雇不到。万般无奈,叶吉只好到骡马行挑选坐骑。漯河骡马行内新进了一批蒙古马,叶吉挑了一匹,怎奈那马在草原野惯了,听不懂叶吉的河南号子,刚上马走不多远,就把叶吉摔到了雪地里……